

视点

东欧亚地区的新地缘政治： 太平洋俄罗斯再次处于边缘地位

[俄] B. Л. 拉林 康佳译

【编者按】东亚或者按现行术语来说的东欧亚，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地区内部关系的性质方面面临着重大变化。21世纪初形成的北太平洋地区“双边关系”正在经历转型。莫斯科正将其议程从亚太地区重新定位为“大欧亚”，俄罗斯东部地区再次回到东亚和欧亚地区双边缘的地位。如果莫斯科真想改变俄罗斯东部边缘地区的命运，就必须认识到亚太地区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的深度。欧亚一体化的东北平台从幻想变成现实，需要中国和俄罗斯发挥推动和协调的作用，同时建立东欧亚地区国家多边政治对话机制。太平洋俄罗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为其创造了新的机遇，意味着将有新的尝试来改变地区的命运。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杂志2018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俄罗斯学刊》中文发表。

【关键词】中国 欧亚经济联盟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3/8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0)01-0113-0011

【作者简介】维克多·拉林（В.Л.Ларин），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各民族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康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东亚或者按现行术语来说的东欧亚（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азия），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区域内部关系的性质方面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四国都将这片面积不大的地区视为其重要利益区，就地区重返和平与发展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该地区形成了以全球化的中国、自尊的日本、雄心勃勃的韩国、多样的东南亚各据一席之地为特征的复杂格局，并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各自的未来愿景及对当前形势的理解。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活动焦点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北亚地区的吸引力在减弱。华盛顿的保护主义正在改变其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的性质。金正恩的倡议或多或少地缓解了整个地区的军事政治紧张程度，并且恢复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希望。莫斯科正将其地缘政治议程从亚太地区重新定位为“大欧亚”，同时在俄罗斯东部地区试行新的发展模式。在这项议程中，太平洋俄罗斯（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领土先验地处于假定的统一欧亚空间的边缘，俄罗斯东部地区重新回到历史惯常的东亚和欧洲双边缘的地位，或者说，如果使用欧亚一体化的坐标来定位的话，俄罗斯东部地区正处于欧亚地区的边缘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花费时间和精力讨论“俄罗斯向东转”“融入亚太”“远东优先发展”是不合理的。也许，对于莫斯科来说，这些口号能够唤起热情和感情，并且看似是真实的，但在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口号越来越被视为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重复进行的试验以及“合理使用”预算的工具。喊口号的频率并没有带来资本的流入、新的管理决策以及人口状况的稳定。“超前发展区”“自由港”“远东一公顷土地”政策以及设立的相应官僚机构等，并不能成为对它们寄予厚望的理由。俄罗斯对“大欧亚”的重新定位，证实了对“集中发展远东”的多次尝试即将结束的预测，也证明了俄罗斯“向东转”及一系列东部边缘地带发展政策的周期性理论。

然而，这并没有将问题本身排除在议程之外。如果莫斯科真的想改变俄罗斯东部边缘地带的命运，就必须认识到亚太地区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的深度。

一、旧世界的终结：全球与地区发展的矛盾

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全球政治中的平衡与权力分布、国际经济的刺激和走向等因素影响着“大欧亚”地区的局势。“东亚”“亚太”或者“西太平洋”这些称谓是没有原则性不同的，只不过是品味和世界观的偏好差异。无论称谓如何，

该地区正在我们眼前转变为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在这个地区里，不仅中国和朝鲜，而且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都在试图强调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独立外交政策。在这些变化引起的诸多结果中，有两个因素对东欧亚地区是具有决定性的。

首先，霸权国（美国）的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深刻危机。西方的“普世价值”正在迅速失去其在东方的吸引力。西方对自身的优越感仍然很自信，甚至是挑衅性地捍卫自己评判和劝导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利，但是其走出的每一步都只是在加速自身的衰退。对欧盟的问题和美国社会的社会政治分裂，东亚地区（强烈欧化但依然是儒家—佛教的）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和评估，这使得东亚地区国家与自损威信的“欧洲”走得越来越渐行渐远。

第二个因素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行使自决权的进程相关。到21世纪头10年结束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并声称在不久的将来会在这两方面占据首位），建成了强大的现代化军事设备，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分量和威望，感受到了自身的新能量，权衡自身在世界舞台的所有优缺点，并且做好了被承认为全球性大国必然性的准备。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敢于宣称其已准备好肩负起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一些责任。中国正在成为吸引许多国家的中心，这可以通过这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来证明。

目前，亚太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其中两极共存并竞争，存在着两个领导者：旧的是美国，新的是中国。这是吸引力最强的地区，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中心。由于华盛顿已坦率地表明将不再为了盟国的安全牺牲自身内部利益，其吸引力正在丧失。然而，北京正在有意识地并且始终获取着影响力。70年前中美对东欧亚的潜在竞争就出现了，直至今日，在有些利益点各自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利益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处于明处，双方甚至在这些方面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在更多领域还仍然处在暗中较量之中。

东欧亚现代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主动权转移到了北京手中，这是华盛顿影响力逐步衰退所致。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日常诉求不仅仅决定其行为，也成为了其他国家的行动指南，这些国家一方面想从中国领导层设计的规划和方案中获益，另一方面又害怕因此损害自身利益，想与中国一起争夺生存空间、资源和市场。

日本和韩国正在小心地逃离华盛顿的绝对影响力范围，同中国谨慎地发展关系，并在战略上接近俄罗斯以适应自身实际需求。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成为日韩两国转变同莫斯科关系的动机，以此来争取各自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

经济存在。实际上,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的,而非现实的,并且也无法衡量其在两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但也不容忽视。

朝鲜已经出现在东欧亚地区的版图上。金正恩在2018年春天有意表露出对和平友好的期望和外交主动性,不仅与朝鲜核导弹计划获得成功带来的乐观情绪有关,而且是由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以及吸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其中的意图决定的。美朝首脑会议所达成的白宫正式协议是平壤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次胜利。无论其结局如何,朝鲜半岛局势将不复从前。

在这样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如果莫斯科打算寻找并为俄罗斯提供符合其利益和潜力的切入点的话,就不得不有所反应。目前,这个切入点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没有被确定,而是被模糊地表述为“亚太地区的一个有价值的地方”。

二、东欧亚双边关系的新表现

在21世纪初,由于一体化愿望的失败和区域安全、自由贸易的多边协议尚未达成,双边关系仍然是北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基础。然而,这种双边关系正在经历转型。主要的趋势是区域行为体日益自主,主要侧重于自身国家利益。

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深刻的经济依存关系以及对在直接对抗中获胜缺乏信心,美国人始终持谨慎的态度。就其本身而言,北京在帝国的没落阶段像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北京和华盛顿对世界结构和治理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这是两国就分享地球未来责任达成一致的主要障碍。中美只能在某些领域进行有限的合作,但美国不会接受中国的多极世界模式,中国也不会同意维持美国的统治地位。

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建立在经济利益、文明渊源、历史恩怨、军事政治、真实和潜在的价值观以及个人偏好等复杂因素的组合之上。

朝鲜半岛的战略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平壤,在逐渐学会挑起争端的技巧后,继续挑拨中美之争,同时试图拉拢俄罗斯参与其中。首尔在继续致力于与美国结盟的同时,在外交上远离反俄制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新北方政策”尚未明确,但他将太平洋俄罗斯的南部地区置于一个短期战略的中心,通过让朝鲜参与联合经济项目来团结这一地区。北京在继续忍受其“不可靠的盟友”——朝鲜的同时,毫无疑问地制定了朝鲜半岛的几种行动方案。任何一种方案都没有暗示美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但每个都考虑到了冲突的全球后果。

日本放弃了对拥有地区领导权的希望,它不确定美国是否总会帮助它与中国竞

争，也没有掩盖其想要逃脱华盛顿的严密监管的愿望，希望能够经受住与中国的严酷经济竞争，并冲破经济全球化但政治区域化的束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找到接近普京的关键，并且推动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当然，是在日本的利益诉求之内。

对于俄罗斯而言，原则上主要的地区合作伙伴是中国。早在2010年秋，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几乎齐声谈论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和“新起点”。2012年6月两国元首会晤后，“新的历史起点”的提法被正式载入联合声明。快速浏览一下这份声明，即可发现这个“起点”似乎指的不是经济和人文关系，在这两方面双方都不能互相提供任何根本性的新东西，指的是全球安全政策（促进中俄关于在亚太地区形成“安全和稳定发展模式”倡议的形成）和确定一种新型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18年3月，习近平在致电普京当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时指出了“两个世界大国”共同努力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必要性。尤其是鉴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双方的任务是用具体的主要是经济形式的内容来充实仪式性的语句。

三、在大欧亚的边缘

21世纪初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世界活动中心从华盛顿培育的亚太地区政治结构转移到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亚太地区结构是短暂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该地区的模糊和庞大，而是因为它的任务是根据美国的世界观和利益来构建该地区。对于包括中俄在内的其他主要参与者来说，由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先验地失败了。北京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与亚太地区反向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不排除其出于北京自身的利益），标志着中国的龙头朝欧亚大陆的转向。构建统一的欧洲经济空间的想法，最开始由俄罗斯总统在2010年秋季提出，并与“太平洋一体化”概念共存了一段时间，如今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空间”仍然是一个可疑的但在理论上可能的想法。尽管普京提出的这个设想在俄罗斯政界中盛行，但希冀仅仅依靠区域主义和经济一体化能够团结和调和欧亚大陆的国家、民族、文化和文明，使它们克服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不信任、怨恨和矛盾的想法是天真的。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图景太复杂，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预料这种联盟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重心从太平洋向欧亚大陆的转移自动降低了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期望也落空了。东北亚没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过

去 30 年中梦想建立的东北亚国际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实现, 这个一体化设想原本是希冀建立在融合日本的资本和技术、韩国的管理、中国与朝鲜的人力、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的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 但是, 政治、历史、文化和心理障碍太大, 难以克服。如今, 拒绝朝鲜核导弹计划实际上成为该地区各国之间密切合作的唯一动力, 同时仍然是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可逾越的主要障碍。东北亚地区的现实不是经济上的相互渗透, 而是军事力量的增长、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国家利益的坚决捍卫。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北太平洋地区的冲突程度。而主要的危险在于该地区的经济议程被放置到了次要位置。可以在北太平洋地区实施的唯一具有欧亚意义的经济项目是北方海航道的东线项目。

日本和韩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形象仍然比欧亚大国更加太平洋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仍然拥护太平洋融合的思想, 正在推进“开放和自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新北方政策”正处于理论成形阶段, 该政策的重点是欧亚大陆的“北方国家”, 即从俄罗斯及蒙古国到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特朗普政府过于关注美国的内部问题, 并不想忍受利他主义的折磨, 不想为其在亚洲的盟友提供有吸引力的议程。因此, 东欧亚大陆在统一欧亚空间概念中的前景看起来并不明朗。

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的改变是合乎规律的。俄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曾两次尝试将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 这一形态是“西方世界”, 在 21 世纪头十年是亚太地区。两次都没有成功, 客观原因在于: 国家的规模、历史、独立性和领导传统。本质上, 俄无法在任何地方进行整合: 俄有能力而且必须自己扮演一个一体化组织者的角色, 并正试图在欧亚大陆上扮演。

北京如今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体现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俄将注意力投向欧亚大陆是综合了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自然而然的选择结果。一是两国发展、主权和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欧亚大陆。在南欧亚大陆存在着从朝鲜半岛到乌克兰的不稳定弧, 再加上一条由于开展北极争夺而产生的北部不稳定弧。二是这一地区正是俄罗斯 90% 的经济利益、中国超过 60% 的利益之所在。三是俄罗斯和中国在充分认识到保障周边安全重要性的基础上, 拥有丰富的聚集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经验。

中国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有限空间之内的一体化方案正在相互竞争。只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拥有发展前景, 它就会吸引越来越多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因为大量的资金注入, 还因为它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前景。北京和莫斯科关于“对接”两个欧亚一体化倡议的决定以及两国领导人对建立一个和谐的欧亚而开展相互协

作的一致认同，是客观选择的结果。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中俄不仅有着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都对欧亚大陆的命运负有责任，两国都致力于避免使地区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深渊。从经济的角度看，人们可以有充分理由批评这种“对接”，但作为一种地缘政治解决方案，它似乎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当前中俄同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如果东欧亚没有出现“上层”的区域主义，区域主义的思想依旧不能跨越讨论阶段，那么自发的区域化正在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并且正在全面展开。货币、人员、货物的流通正在加速、扩大和复杂化。看看中国与俄罗斯边境地区在过去三年中对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的反应有多快和多灵活。

四、新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太平洋俄罗斯

如前文所述，考虑到国际政治领域世界格局及力量平衡与重组方面已发生的变化，不要再指望俄罗斯的太平洋议程了，至少已将这项议程无限期地推迟了。这项议程已经开始淡出政治言论。莫斯科口头上仍然热衷于亚太一体化的口号；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被惯性地与“转向东方”的构想联系在一起，但是，俄罗斯国家的欧亚属性再次显现。鉴于莫斯科转向太平洋政策的短期性和冲动性，该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来说并没有完成，而是在进行某种模仿。

尽管如此，促进共同的欧亚一体化模式并不排除出现几个独立的合作平台，其中一个可以是包括太平洋俄罗斯在内的东北欧亚（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азия）。在欧亚一体化的概念中，目前存在的主要是“大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些抽象的框架，其实，太平洋俄罗斯以及整个东欧亚，都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中俄大部分的倡议规划设计者来说，太平洋俄罗斯的存在，至少是某种绝不能因为一系列原因就放弃的事实，也成为了一种负担，让人为难。作为欧亚大陆的地理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太平洋地区被机械地嵌入到这一概念中。事实上，俄罗斯政府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欧亚大陆中部和西南部，极大地减少了国家对东部的预算投入。在东部建立为企业活动提供特惠条件的“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这似乎是国家的一种补偿，旨在弥补该地区的财政资金流出，原因并不仅仅是财政资源有限。俄东部地区很难吸引到面向中亚和欧洲空间的项目，一方面这一地区在经济上向亚洲延伸，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绝不适合经济现代化，尽管付出了各种努力。毫不奇怪，一些理

论家和开发者理解的“大欧亚”和“转向东方”概念，也只是存在于平行世界，既不互相干扰，也毫无联系。

中国的一体化议程特别关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国东北部省份正全力以赴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打造自己的参与空间，但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处于最有利的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它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涵盖范围内，但这里也存在许多不明朗之处。需要时间从理论上弄清楚该地区出现的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规则被确定好了：因为莫斯科和北京接受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作为指导思想，学术界的任务就变成了实用性的：用具体的内容填充这一想法，也就是说要有机地打造东欧亚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到统一的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大陆空间之内。

毫无疑问，俄罗斯和中国在东北欧亚地区的利益是一致的：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现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是按照新的原则进行的。中国也在寻求新的理念、激励措施和发展模式。太平洋俄罗斯边境地区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共同发展的构想需要寻找其他路径，这一路径应该建立在新的技术和智力基础及原则上，并且以东北欧亚和北太平洋内所有区域的利益和潜力为背景。莫斯科和北京领导层关于协调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发展计划且在此基础上获得一定效果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官僚主义和形式化的态度导致了失信和一个好想法的实际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完全被放弃。

其他全球参与者可以通过太平洋俄罗斯参与欧洲一体化，比如日本和韩国，他们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身份和机会以推进自身在欧洲大陆的利益。考虑到美国对欧亚大陆国家（中国、日本）的经济取向及其与欧洲发祥地的历史联系，华盛顿与欧亚大陆密切合作的兴趣是巨大的，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不会持久。

如果欧亚一体化的行动纲领首先能够成为知识和政治的产物，其次促成国家间和区域间的经济互动，那么它就能从幻想变成现实。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能够发挥推动和协调的作用。制度基础将是以“欧亚大陆东北部国际发展理事会”的形式形成东欧亚地区国家的多边政治对话，理事会将作为实施该项目哪怕个别要素的政治工具。

东北欧亚的优先项目是基础设施。加速东北欧亚经济发展速度的最合理和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其领土上创造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该地区的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需要它。如今，只是在计划就建立俄韩、俄中自由贸易区开始谈判，至形成法律平台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存在希望（很可能是幻想），

即在不远的将来实施许多此类项目的主要障碍——朝鲜的封闭状态将会打破。

没有什么能阻止在欧亚大陆的某些地区为人员、资本和货物的流动创造开放的渠道。例如，在太平洋俄罗斯领土上特别创建的经济飞地之间，已经运营起“自由港”特别区。尽管存在很多缺陷，它们仍具有刺激一体化进程的巨大潜力。区域内其他国家可以建立与俄罗斯相对称的促进局部发展的地区，并且，将各国的这些相似地区相联合，逐步扩大自由贸易和交换的范围。“自由港”可以补给中俄边境沿线。“沿海国际自由港”的建立，将能够更加积极地与“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相互协作。

实施这些想法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只有在国家层面才能实现。因此，一切都依然取决于首都官员们的兴趣和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取决于在其意识中，东欧亚地缘政治变化与自身及邻近的边缘地区的角色和能力的转变有多大关系。

在亚太地区范式中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向东转”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莫斯科的一群知识分子的虚拟演习。它只是被俄罗斯政治精英正式承认（但没有认可）。这种精英意识迅速而无关痛痒地转向了认为远东已经成为不仅是俄罗斯，也是“大欧亚”的次要的（边缘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在这一概念框架内，国家不会（也不能）为了太平洋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牺牲俄罗斯本国其他领土的利益。出于对国家安全、政治威望和大型国有企业利益的考虑，国家将被迫聚焦于（以下几点）：国家安全问题，在其领土上推广几个大型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至少在该地区的一些关键地区确保俄罗斯人口的主导地位，技术上实现太平洋俄罗斯作为欧亚经济空间的一部分和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全权代表。

如今，太平洋俄罗斯是一个经济上欠发达，但在政治上最稳定的东欧亚领土。朝鲜也一样，迟早将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不是从根本上，而是作为统一的韩国的一部分或独立国家），太平洋俄罗斯在对于金融和人力资本运用、智力资源和科技成就、人的自我实现以及构想的体现上，是这片大陆最具潜力的部分。地区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为此创造了新的机遇。这就意味着，将有新的尝试来改变地区的命运。

（责任编辑 李淑华 刘阳）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дл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азии: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на периферии

В. Л. Ларин пер. Кан Цзя

【От редакци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или, говоря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языком,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азия стоит на пороге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как своего места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так и характера внутри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связей. Сложившиес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в Северной Пацифике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связи" претерпевают изменения. Москва переориентирует сво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повестку с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Большую Евразию", возвращая восточным районам стра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ивычный им статус двойной периферии: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ой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Если Москв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хочет изменить судьбу восточных окраин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сознать глубину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в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Азии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сдвиго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из фантазии в реальность, если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способны выступить движущими силами и координаторами проекта и создадут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азии.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 обладает огромным потенциалом развития, изменившая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егионе открывает для этого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значит, будут новые попытки изменить судьбу регион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журнал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г., №5), с согласия автора перевод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журнал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 ЕАЭС; "Пояс и путь"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astern Europe-Asian Area: Pacific Russia is Again on the Periphery

V. L. Larin, Translated by Kang Jia

Editor's Note: East Asia, or the continent of eastern Europe-Asia in the current terminology, is facing major changes in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in the nature of intra-regional relation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North Pacific, formed in the early 2000s,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Moscow is reorienting its agenda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greater Eurasia", with the eastern part of Russia once again returning to the dual periphery of east Asia and Eurasia. If Moscow is serious about changing the fortunes of Russia's eastern periphery, it must recognize the depth of the structural shift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turn the northeast platform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from an illusion into a reality, Russia and China need to play a facilitating and coordinating role and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political dialogue mechanism among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Asia. Pacific Russia has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s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it, which means new attempts will be made to change the fate of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ussia in Global Politics* (no.5.2018) and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 to publish in Chinese version in *the Academic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Keywords: China;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elt and Road